鴛鴦亂飛

文：鳴蟬　圖：家慈

她可稱綺年玉貌

三天後是韓徐太與她的先生，謝太也請他們的兒女，徐太表示兒女不來，一定可以請到任小姐。旅遊店裡的朱瑛與陳芬亦被邀。在那豪華酒家，謝先生也來，兒女則未。在沈蕙眼中，任小姐很美麗，勝過朱瑛與陳芬了。

翌日，兩波士進午膳時，謝太問沈蕙對陳小姐如何，答道：

「她可稱綺年玉貌。」

「綺年？指年輕？」謝太問。

「二十二三歲吧？」

「至多二十三歲。她雖然是上海人，廣東話講得正，我認爲她可以入電影界、電視界，也可以參加競選香港小姐。」

「比較矮些，大概是五呎二吋半到五呎三吋，可是骨肉停勻呢。」

「一定有男朋友。」

「那當然了。」

「有些小姐不喜歡入娛樂界，入娛樂界後，追她的人中有經濟情形好的，不過，嫁與有錢人未必是幸福呢。」

沈蕙微微點頭。她們回去時，行經那家印度人開的店，大衞站在門口，他與她們互相招呼。當沈蕙上次在的士中吻了他，彼此還不曾相聚呢！黃昏六點，朱瑛要沈蕙聽電話，說是一個講英語的中國人，她去接後當一聲「哈囉」，他即用上英語。

「我是大衞，怕接電話的知道是我，所以月英語。」

「何事？」沈蕙用英語問。

「我講上海話吧！我們外面吃飯如何？」

「你選地方。」

大衞提到八點四十五分，候她在她家樓下，沈蕙答應，當她收錢，注意朱瑛的臉，似乎有些異樣，因此不敢多看。

八點三十七分，沈蕙離店，走了十幾步，即有大衞出現在身邊，她笑道：

「我家有購有兩菜一湯，添菜來不及，但有罐頭菜，我們可以開罐頭，酒很多，你到我家吃飯吧！」

「也好。」他點點頭。

「走吧！」

「我今天打電話給你是萬不得已。」

「有重要的事？」

「想你而已！」（八五）

二四：由他代替駱老板

高佬森看到笑珍怔怔的發呆，有點失魂落魄，便說：「朱太，陪不陪我去飲杯咖啡呀？」

笑珍說：「這兩套做好的西裝你收不收呀？」

「收，當然收。我差點忘記了，老板走時交待過，叫我代他收貨，兼交兩件衣料給你帶回去給朱紅剪趕做，喏，這件西裝趕着要的，三天後就要交貨。」

高佬森替笑珍拿了那兩件衣料步出門口，笑珍跟在後面，高佬森在路邊截了一輛的士，拉開車門讓笑珍先坐上去，笑珍上了車，待高佬森坐上去之後，忍不住問道：「你準備帶我去什麼地方？」

「駱老板把一切事情都告訴我了，既然朱紅粥由我代替好了！」

笑珍沒有作聲，顯然並不反對。果然，一下了的士，高佬森就把笑珍帶到那間別墅，租了一間房。高佬森眼定定的望着笑珍，說：「怎麼啦？你害羞呀？」

「你，先去洗澡，然後我再去。」

「好，我先洗，你跟着來，大家一齊洗！」

妻逃

■王方

高佬森笑笑，說：「駱老板帶你去什麼地方，我就帶你去什麼地方？」

八五：一個重大的挑戰

羅國基接着說：

「爲了STV的發展，我們搜羅了一批真正的電視人才，重用他們，使他們能有更大的、更佳的發揮機會，難道這不是好事嗎？當然，副作用也許會有一點，但是，一批人離開了一個電視台，那個電視台不要了，大家不要詩張了它的不好的影響。相反地，這些人來到了我們的電視台，却可產生極好的作用；而對隔鄰的電視台，也可以產生好的作用，就是使他們知道今後應該好好地運用人才，以免造成浪費。」

記者們笑了起來。

八五：終於降落地面

伊蓮娜和安東洛夫，連同降落傘一起彈射離開滑翔機，準備降落地面。

蘇聯國境——這也是由母機遙控它的。母機見子機（滑翔機）已飛回自己國境，即加速趕前，又準確地吸回腹下，携帶它飛返基地，完成這次偷越敵國國境及空降間諜的任務。

伊蓮娜與安東洛夫在滑翔機飛回國境之前的一瞬間，座艙打開而一齊彈射出機外，他們看到地面的巨型俄文字母，知道是『和平二號』所約定的降落標誌，心中不禁欣喜非常，想不到從起飛到越境乃至降落，都如此的順利。

拉動跳傘繩，兩人的降落傘打開，即徐徐下降，漸漸地，他們見到字母前是一個山洞口，一個人正走出來，「該是聯絡人吧？」兩人心中在問着。

這個人不是別人，正是冒名頂替的史密夫，在山洞口等着他們。

和伊蓮娜與安東洛夫聯絡的暗號，史密夫早在破譯電碼時已了解清楚了，因此，當他們一落地時就迎上去說：「莫斯科的天氣好嗎？是下雨還是晴天？」

流利的俄語使天上來客不感有詐，伊蓮娜馬上答：「早上下雨，晚上天晴，好壞參半。」

安東洛夫也答：「下的只是小雨，天氣不算太壞的。」

蘇美諜影

■東尼亞

八五：開天殺價

當晚就見大哥炳同一條大漢出街，阿星吩咐一個手足先行跟上。

大哥炳身邊馬仔叫阿巫，阿巫一邊行一邊媽咸，曰：「阿發都唔知點搞，面家劇，我哋等米落鑊者也。」

大哥炳曰：「阿巫，唔好衝動。」

阿巫又媽媽聲，曰：「大哥炳，你不應該派阿發去搞，但條友托實唔識轉腳，不識看風駛鯉，有乜理由咬死要人咁多。」

大哥炳曰：「阿巫，開天殺價，落地還錢，有乜錯。」

阿巫曰：「係，但我哋等米落鑊嘛！」

大哥炳曰：「有得急，這味嘢要摸清底。」

阿巫曰：「我已經查過，紅白堂牛精良的確做過這種生意。」

大哥炳曰：「此一時，彼一時，阿巫，唔好衝動，一切按部就班，否則前功盡廢。」

阿星與兩個手足一直吊住，跟大哥炳阿巫一直行到大南街九千號。原來此處又有賽口，阿星急急脚進入九千號唐樓梯間，拾級而登，一直上到五樓轉角，聽到六樓有人開鬧。

大哥炳估不到有人跟踪，這個賽口，又界仁義堂掌握。

但接洽生意，仍然由紅白堂牛精良馬仔阿超出面。

阿超同牛精良計過，認爲價錢太高，而且又未睇過全部貨，有法子傾。

阿超曰：「大哥良，我還價一百廿萬，如果一百五十萬甩手界林三郎，我哋可以執三十萬，又幾和味嘛，你認爲點？」

牛精良曰：「睇下真正價值幾多至算，而且阿七係老友，我唯可太過份，係咁意執多少喇。」

阿超曰：「良哥，照咁睇你要親自出馬至得。」

牛精良曰：「你同佢哋約個時間，無論如何，要睇過貨至可以傾價。」

阿超早已知會過冷佬許，晚晚去到飛人酒廊蒲。

港外桃源

■辛海

二九三：初戀沒人情變

東涌阿南相好，走同山村海畔叢林草澤獻身，不可想像。

可是此刻，女强人却讓繼祖那種山村海畔草澤氣味吸引。丟掉一個空架子，她在快艇熱吻鬍髭，身體裡的血液在奔騰，腦子裡很熱，陰部有一團火在燃燒……

那是過去她與所戀的城市男人在一起時，所沒有的。

還是大力繼祖帮助她，坐到自己旁邊的位子上。

女强人要改變主意了，說：「繼祖，我們上岸，找家大酒店……」

乃成的大酒店就在這附近。

繼祖說：「女强人跟一個鄉下佬上酒店，明天有新聞啦！」

一言驚醒，對，過去，她千方百計逃避私家偵探的線眼。如今，逢上老土野島漢子，她竟急不及待，失去方寸，實在太不像話了！

她想說什麼，但他已駕駛快艇馳出銅鑼灣避風塘……

「繼祖，你沒有變！」

她抽身而起，站立着，讓他撩身而過，坐到駕駛位上，她然後移動身子，却由于駕駛盤的碰撞，她跌坐他的大腿上，快艇在幌蕩……

再也忍不住漢子的粗獷魅力，她轉身，主動擁攬，吻他蓄有鬍子的臉，短鬍刺着臉，起刺激作用……

二十幾年來，她從半身癱瘓的藍雲，到精壯的俊千，到一個誰也不知道秘密的醫生（他已移民），到風流老生羅乃成，她躺在那些出類拔萃的城市男人懷抱中，從來沒呼吸到像繼祖身上那種氣味。氣味，的確是一種豪獵氣味。

過去，她在事業王國寶座上，受到部屬的捧場，受到外面衆紳士、富豪、巨賈的稱許，她養成高貴的品格，對物品、穿着、男人，都具有超高的品味。每當想起少女初戀人，她雖然有最眞摯、溫馨的憶想，但是想及此人非現代中人，更非上流族類，便有了一種格格不入的粗土感覺。

認爲自己已與那種人是不同時代和不同族類不同階層。認爲秀文跟

港外桃源

■辛海

二九三：初戀沒人情變

東涌阿南相好，走同山村海畔叢林草澤獻身，不可想像。

可是此刻，女强人却讓繼祖那種山村海畔草澤氣味吸引。丟掉一個空架子，她在快艇熱吻鬍髭，身體裡的血液在奔騰，腦子裡很熱，陰部有一團火在燃燒……

那是過去她與所戀的城市男人在一起時，所沒有的。

還是大力繼祖帮助她，坐到自己旁邊的位子上。

女强人要改變主意了，說：「繼祖，我們上岸，找家大酒店……」

乃成的大酒店就在這附近。

繼祖說：「女强人跟一個鄉下佬上酒店，明天有新聞啦！」

一言驚醒，對，過去，她千方百計逃避私家偵探的線眼。如今，逢上老土野島漢子，她竟急不及待，失去方寸，實在太不像話了！

她想說什麼，但他已駕駛快艇馳出銅鑼灣避風塘……

「繼祖，你沒有變！」

孝道難存（九）

■匡成

城市之光

「古SIR，你離開HTV，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記者把注意力轉到了古健甫身上。

「我和總經理曾經做過同事，如今，他執掌STV，而且，你應該知道要沒有人照顧。」

「這樓龍，給他的飲食用具，全部用輕軟塑膠罷。」志全說。

軟膠用具，雖可減少危險，但不能減刦其昌的脾氣。當然，一個半殘廢人的自我發脾氣，那是可以理解的。

如今，又嚷着回老家去了，擾攘了一夜，弄到人人都睡眠不足。

第二天中午的時候，楊美美將午膳提早給家翁吃後，她抱小寶出門，原來兄弟妯娌，相約在酒樓午膳，商討如何處置老父。

志强道：「我不是不想接他回家，祇是我夫婦整日不在家，怕出了事也沒有人照顧。」

志全道：「其實我也捉襟見肘，本來想大嫂重出江湖的，因爲小寶可以入幼兒院了，礙於老父，不敢提出此一主張。」

志强道：「環境迫人呀。」

志全是明白父親的，他對弟弟說，如果爸爸想轉換環境散散心，就讓他轉過來罷。

志全來了，他和志强兩兄弟用輪椅送父親落樓，上到志全家，廳房的床鋪，又再用了。

雖然平日生活有長媳服侍，但伍其昌的脾氣越來越壞，有時甚至坐在床上，拿杯子擲向楊美美，杯子落地粉碎。

楊美美告訴丈夫，她說：「我不是投訴，我知道要忍，怕祇怕用杯子擲中小寶。」

「古健甫身上，我認爲進STV，相信大家也不會感到太意外吧？」古健甫用他那不急不慢的聲調說。

「怎不會感到意外呢？你跳槽STV是哄動廣播道的大新聞呀！它肯定是今年電視圈的十大新聞之一。」另一記者說。

「難道就只是這個理由使你跳槽STV嗎？」先前的那個記者又問。

「當然，還有其他原因。而另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我認爲進STV對我來說是一個挑戰，一個重大的挑戰。」古健甫神色顯得有點凝重了，「大家知道，STV目前仍然是處於弱勢的，因爲小寶的希望加盟STV後，能與原有的工作人員一起，同心協力地搞好節目，使這個台興旺起來！而我相信，進入STV後，正如羅總經理所說的，我們將有更多、更好的發揮機會。」

記者招待會開了兩個多小時，已經接近晌午時分了，但記者們的問題仍未問完。

風雨廣播道

■陳浩泉

八五：開天殺價

當晚就見大哥炳同一條大漢出街，阿星吩咐一個手足先行跟上。

大哥炳身邊馬仔叫阿巫，阿巫一邊行一邊媽咸，曰：「阿發都唔知點搞，面家劇，我哋等米落鑊者也。」

大哥炳曰：「阿巫，唔好衝動。」

阿巫又媽媽聲，曰：「大哥炳，你不應該派阿發去搞，但條友托實唔識轉腳，不識看風駛鯉，有乜理由咬死要人咁多。」

大哥炳曰：「阿巫，開天殺價，落地還錢，有乜錯。」

阿巫曰：「係，但我哋等米落鑊嘛！」

大哥炳曰：「有得急，這味嘢要摸清底。」

阿巫曰：「我已經查過，紅白堂牛精良的確做過這種生意。」

大哥炳曰：「此一時，彼一時，阿巫，唔好衝動，一切按部就班，否則前功盡廢。」

阿星與兩個手足一直吊住，跟大哥炳阿巫一直行到大南街九千號。原來此處又有賽口，阿星急急脚進入九千號唐樓梯間，拾級而登，一直上到五樓轉角，聽到六樓有人開鬧。

大哥炳估不到有人跟踪，這個賽口，又界仁義堂掌握。

但接洽生意，仍然由紅白堂牛精良馬仔阿超出面。

阿超同牛精良計過，認爲價錢太高，而且又未睇過全部貨，有法子傾。

阿超曰：「大哥良，我還價一百廿萬，如果一百五十萬甩手界林三郎，我哋可以執三十萬，又幾和味嘛，你認爲點？」

牛精良曰：「睇下真正價值幾多至算，而且阿七係老友，我唯可太過份，係咁意執多少喇。」

阿超曰：「良哥，照咁睇你要親自出馬至得。」

牛精良曰：「你同佢哋約個時間，無論如何，要睇過貨至可以傾價。」

阿超早已知會過冷佬許，晚晚去到飛人酒廊蒲。

開心

八五：終於降落地面

伊蓮娜和安東洛夫，連同降落傘一起彈射離開滑翔機，準備降落地面。

蘇聯國境——這也是由母機遙控它的。母機見子機（滑翔機）已飛回自己國境，即加速趕前，又準確地吸回腹下，携帶它飛返基地，完成這次偷越敵國國境及空降間諜的任務。

伊蓮娜和安東洛夫在滑翔機飛回國境之前的一瞬間，座艙打開而一齊彈射出機外，他們看到地面的巨型俄文字母，知道是『和平二號』所約定的降落標誌，心中不禁欣喜非常，想不到從起飛到越境乃至降落，都如此的順利。

拉動跳傘繩，兩人的降落傘打開，即徐徐下降，漸漸地，他們見到字母前是一個山洞口，一個人正走出來，「該是聯絡人吧？」兩人心中在問着。

這個人不是別人，正是冒名頂替的史密夫，在山洞口等着他們。

和伊蓮娜與安東洛夫聯絡的暗號，史密夫早在破譯電碼時已了解清楚了，因此，當他們一落地時就迎上去說：「莫斯科的天氣好嗎？是下雨還是晴天？」

流利的俄語使天上來客不感有詐，伊蓮娜馬上答：「早上下雨，晚上天晴，好壞參半。」

安東洛夫也答：「下的只是小雨，天氣不算太壞的。」

蘇美諜影

■東尼亞

廿二：石破天驚

■秋風　文：端木翊　繪：

趙魏漢道：「若大家不想坐以待斃者，何不再找找看，也許尚有一線生機！」

「且慢！」嚴敬重借了唐仙的劍，走了過去，邊以劍柄用力敲打中間那堵石墻，邊道：「室內却漸覺氣悶，衆人都已汗流浹背。」

嚴敬重忽然轉身邊坐下邊道：「嚴某放棄！」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忽然身子一虛，地板陷下，他人亦跌了下去，另一個叫鐘西尹的拳師和一個叫邢龍舒的刀師就坐在他身旁，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也同樣跌了下去！

地板很快又合上了，翦仲台叫道：「大家小心一點，不可魯莽！」他取出彎刀，慢慢走前，利用彎刀的長度，探霉敲打，但地板不能再動，他大着胆子走過去，一樣無恙！

趙魏漢叫道：「眞是活見鬼了！」

翦仲台道：「不是活見鬼，有人暗中控制機關！」

唐仙道：「翦兄的意思，是說興魔會的人還未離開？」

「不錯。」唐兄再走過去敲幢，看那一邊是否有回音？

唐仙走過去，敲了好一陣，均沒有回音，失聲道：「不好，齊雲高他們也出事了！」

趙魏漢咬牙切齒地道：「是他媛的，老子非搗毀興魔會不足以洩恨！」

翦仲台苦笑道：「你少吹牛皮，連人家究竟是誰也不知道哩！」

話聲剛落，一陣「嗤嗤」聲響，衆人抬頭望去，迸見壁上露出幾個小窗子來，由內射出幾排弩箭，幸好衆人均有一身武功，都忙不迭向兩旁躍開。（六七）

醫理淺釋

通天曉先生：

（一）爲什麼小弟脫了牙，由晚上七時流牙血一直到明天早上，我有幾位朋友亦有此情形，請問可以及時止血嗎？

（二）請問香港脚和手，可以根治嗎？

（三）寄生虫是否在體內三個月就會自動死亡？

何劍文先生：

（一）脫牙後流牙血，這應是可以理解的，主要是因爲脫牙處創傷面積較大，也較深，這就給止血帶來一些困難，特別是脫大牙，或者是智慧齒時，其情形就更是如此了。另一方面，這還與牙醫之技術有關，如果醫生能將創傷面減少一些，流血之程度也會少些。還有一個止血問題，若處理得好，流血時間當然亦能短些了。脫牙時之止血，通常都是用壓迫方法，醫生在脫牙處會塞上些棉球，再叫你將其咬實，時間久些，血就能止了。若不做這工夫，相信流血時間會更長，未知你是否就是如此。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血液方面的，例如有些人之凝血機制是有問題的，舉個例來說，血友病的人，因爲在凝血過程中缺乏某種因子，那就特別的難於止血。如果這類病人去脫牙，那是很危險的，我就見過這樣的病例，他脫牙後不能止血，結果是流血不止而告死亡的。因此，你的情況，算是正常的了。

（二）你問香港脚和香港手是否可以根治。答曰：理論上可以，但實際做起來却不容易。因爲目前有許多藥物，對香港脚菌都很有效果的，你用藥之時，應是能治好它的。藥物方面，如Canesten或者Lotremin都可以的。但是，你治好之後，雖者是其復發方面，因爲香港脚菌是許多地方都存在的，尋覓家內之浴室，存量就不少，你的脚一沾上，就有可能再惹上它，一穿鞋踏機上，就立即復發了。（梁醫生、新八九八三八）

脫牙難止血原因多方面　治療香港脚關鍵防復發

世界博覽

通天曉先生：

埃及大金字塔前的獅身人面像，又自行嚴重剝落，請問這件古文物還能存在多久？是否會被毀掉？

呂意

呂意先生：

今年二月十日，兩塊重達三一七公斤的石灰石，從獅身人面像的右肩部脫落墜地，使這尊石像又出現了一塊明顯疤痕，引起全世界關注者，在如何修復獅身人面像問題上，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以致於文物局長因與文化部長意見不一而被免職。

獅身人面像建於公元前二六〇〇年，迄今已有四六〇〇年歷史。它高二十米，長六十米，與三座金字塔相配形成一套完整的古蹟羣，長期受到風吹雨淋，特別是熱浪飛沙的侵襲，早已傷痕纍纍。一九八一年，許多石塊從它身上落下，儘管得到修整，但新補上的石塊與原貌有明顯差別，引起許多人非議。

據目擊者說，二月十日的石塊是在一股强大的風沙颳來時掉下來的。埃及一位考古學者在祭看了現場後說，這尊巨像如同麵包被水浸泡過一樣，經不起衝擊，一碰即散。有些人認爲，再過二十年，它就從旅客眼前消失了。當然，還有一些文物專家不同意這種觀點，認爲它受侵蝕程度不嚴重，百分之八十還沒遭到侵害，仍可存在幾百年，乃至上千年。儘管他們在獅身人面像能存在多長時間上分歧較大，但在它亟待修復這點上却是一致的。

埃及文化部長侯賽尼建議召開國際考古學者會議，研究如何拯救獅身人面像的問題。他的建議立即遭到文物局長卡德里的反對。卡說：「埃及文物部門完全有能力修復巨像。讓外國專家參與是一種諷刺。埃及考古人員對自己民族的文物比外國專家了解得多。」緊接着，一場爭論擴展到全國。爭論中心是：是讓外國人挽救埃及的歷史，還是埃及

四千多年歷史遭受嚴重蝕侵

埃及獅身人面像復修何如議爭

鎮守古埃及金字塔的巨大獅身人面像，已有四千六百多年歷史，經過長年風沙侵蝕，已是傷痕累累。如何修復整補這一著名古蹟，是當前一大難題。

文史資料

廣先生：

古代的日本祇有自己的語言，而無自己的文字，日本人會一度完全借助於漢字來表述自己的語言。所以，日語作爲一種文字源出於中國的漢字，幾乎是一個簡單的結論。但漢字何時傳入日本，日本人何時學會使用文字，長期以來却是個「謎」。一般日本人只知他們的祖先在公元三世紀時還不知道使用文字。但學者們對這個問題則有更具體的推測。一說認爲日本的文字最初應爲由百濟傳入的，時間當在公元四世紀下半葉，他們的論據是，大和朝廷是在公元四世紀初征服邪馬台國，統治北九州的，與百濟的交通最早也應始於公元四世紀下半葉，故日本使用文字應在這之後。但據中國晉朝的陳壽「魏志・韓傳」記載，公元三世紀時，位於朝鮮半島東南部的辰韓已使用文字，於是就有學者提出辰韓先於百濟將文字傳入日本。這樣一來日本人使用文字就有可能是在公元三世紀左右。

另一說認爲，日本人使用文字最遲不晚於公元一世紀下半葉，而且日本人並非得通過朝鮮才能接觸到漢字。公元一世紀末的中國古籍「漢書・地理志」就曾提到「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歲時以獻來見」。也就是說，早在公元一世紀末之前，日本就有人到過中國，由此可以想像當時訪問中國京城的倭人一定會接觸到包括漢字在內的中國文化。對此「後漢書・倭傳」也作了明白無誤的記載，書曰：「建武中元二年（公元五七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這則史料表明，倭奴國使節不僅會使用漢語，而且對當時中國的君臣禮節甚是通曉。因此就有學者根據這兩則史料推斷在公元一世紀中葉或者最遲不晚於一世紀下半葉日本就已使用文字了。

有些人不同意這種說法，認爲這是後人對史料的誤解或推測。中國古籍明確記載日本人使用文字的是「魏志・倭人傳」，該書正始元年條載曰：「倭王因使上表答謝恩詔」。當然也有人持有異議，認爲倭王的這篇上表出自中國使臣之手，而非倭人所作。因此當時的情況是倭國使節雖昇米和副使都市牛利自景初二年（二三八年）六月至正始元年（二四〇年）已在中國逗留了將近兩年的時間，他們在中國除了執行公務之外，還廣泛地接觸了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無論從機會和需要來看，倭國使節已通曉漢語，回國後倭王自然也無必要請中國使臣代勞上表。若由此推論，公元三世紀中葉至少在九州這個範圍內日本人已使用文字，這是第三種說法。

還有第四種說法的，「注釋日本紀」主張漢字是在應神天皇（五世紀初）之時傳來日本的。該書的所謂依據就是「古事記・應神記」曾記載有個叫和吉邇師的人携帶「論語」和「千字文」到日本。但這並不意味着是漢字傳來之始，而且有種種跡象表明，在公元四世紀末，中國大陸的先進文化就已通過朝鮮傳到日本，其中包括漢字、儒家思想及築溝和養蠶技術等。顯然「注釋日本紀」的提法是不足爲據的。

關於漢字何時傳入日本，日本人何時使用文字？現在至少有以上四種說法，但均有證據不足之嫌。相信待地下文物的發掘工作和整理工作進一步深入，這個問題自有分曉。（能業、新八九八三〇）

日本文字源於漢字　何時傳入說法不同

民情風俗

李萬清先生：

印度尼西亞的許多部落都有獨特的風俗，這裏舉舉數例：

（一）枕着頭蓋骨睡覺的民族：

印度尼西亞的西伊里安島的南端，有一個人口不多的安斯馬特原始部落。這個部落以漁業爲主，居民住的是高脚式的房屋。這裏的男人身無寸縷，終日裸體，使用簡陋的獨木舟和長矛下海捕魚。女人通常呆在家裏料理家務。部落人的主食是椰子澱粉，美味佳餚則是蟑螂等昆蟲的幼蟲。

安斯馬特部落喜歡將祖先和父母的頭蓋骨帶在身上，睡覺時枕在頭下。他們認爲，這樣做會得祖先和父母的保粘，可以在夢中和他們相見。

安斯馬特部落雖然是一個尚未開化的原始部落，但也有自己的藝術和愛好。他們的石器雕刻形象逼眞，顯示了驚人的才智。他們喜歡在臉上抹泥或貝殼粉，在鼻上穿洞懸掛漂亮的貝殼，佩戴野猪齒或狗齒串的項鍊。

（二）男內女外的部落：

印度尼西亞馬門答臘西部的明打威島，當地的男人只負責家務，如煲飯、劈柴和照料小孩。而妻子則要負担起全家生活重担，到海上捕魚、出外交易貨品，供應養家的食物等。這個島上，女人的胸懷比男人寬闊，妻子甘心情願把捕來的魚分給其丈夫的親戚朋友，而男人反而斤斤計較。

由於妻子掌握着家庭經濟命脉，所以她們比男人有更多權利。妻子可以在沒有得丈夫的同意下，隨意提出離婚。不過，她只能帶走幾隻鷄和長刀，所有的家當要留給男方。

當地人還有一個風俗，喜歡在屋內掛很多鍋，鍋越多，表明主人越富有。

印尼原始部落奇特風俗

新型堅硬陶瓷

製成刀剪比鋼還要鋒利

■通天曉

史德先生：

現時一般家庭廚房內用來切菜的刀，家內用來剪紙剪布的剪刀，敲鐵釘用的鎚，都是用鋼鐵製成的。然而，最近，有科學家却用陶瓷來製造上述用具。

一提到陶瓷，大家腦海中就泛起了易破易碎的觀念，因而覺得用陶瓷來製造上述用具是不可思議的。

當然，若是普通的陶瓷，自然是不能用來製那些用具的。但是，目前有科學家發明創製出一種陶瓷，比鋼鐵還要堅硬。據說，不單只可以用來製成可切菜、切肉的鋒利的刀，還可以用來製成能切削金屬的五金工廠用的切削刀具呢！這種比鋼堅硬的陶瓷，還可以用來製成防彈頭盔、表殼、人造骨和人造關節、發動機等等。

經過多年的辛勤研究，科學家發現，陶瓷之所以用硬物稍爲大力一碰就破裂，掉在地上亦因爲陶瓷內原本就存在許多微細的裂紋，故一當受到外力撞擊時，微細裂紋即迅速擴展並合併成較大裂紋，所以就破裂。

怎樣可以使陶瓷中原來存在的微細裂紋不存在，或者使這些原先存在的微細裂紋在受到外力時也不擴大呢？

對於前者，研究者仍無辦法；而對於後者，研究者發覺，若在氧化鋯陶瓷原料中加入少量的氧化鎂、氧化鈣、氧化釔等粉末，混和均勻，再經放入窰中高溫燒製成氧化鋯陶瓷，即成爲堅韌逾於精鋼的陶瓷。因爲這種陶瓷內的氧化鋯，在高溫燒製的過程中生成二種晶體：立方晶體和長方晶體。當它受到外力作用撞擊之時，長方晶體會變成單斜晶體，而體積則稍微增大，阻止原存在於陶瓷內的微細裂紋擴展，所以就極之堅韌而難以破碎。

用這種陶瓷製成的刀、剪、斧頭、鋸等，比鋼造的還要鋒利和耐用。

傳說堯爲我國父系氏族社會後期部落聯盟的領袖。陶唐氏，名放勳，史稱唐堯。相傳他曾設置官員，以掌管時令、制訂曆法。他諮詢四岳，推選舜爲其繼承人。他死後，由舜繼位。帝堯的後代以諡號爲氏，則爲堯氏。

堯姓分佈較廣。北齊有豫州刺史、驃騎大將軍堯雄，守邊十年，屢有戰績。隋時有鷹擊郎將堯君李。宋時有經傳家堯允恭。（周默、新八九九三六）

黃天鴻先生：

堯氏是出自堯的後代，是用諡號作爲姓氏的。

堯姓出自帝堯後代

姓氏譜

科技知新

街坊服務

牧發室

■通天曉

史德　黃天鴻　李萬清　何劍文　呂意　廣生

莎莉　鄭述上　周淑慧　何劍文　肥仔　廣生

刊登

讀者諸君來函請寫明通天曉